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 第九十一回 破萬鬼靈宅失利 擒一鼠繡霧遭殃

凌虛乘雲冉冉直向八境宮而來，八卦童兒見而問曰：「凌虛真人到此何事？」凌虛拱手曰：「虛無子脫胎三緘，闖道人間，累為靈宅所阻，今又困於萬鬼陣。特來取掀天鐵鏟，以破土煉石黃旗，救出三緘，將西地游餘，成道有日。敢祈童子為我入奏焉。」童兒曰：「爾且暫候宮門，吾即入奏。」童兒入，移時出呼曰：「道祖有旨，凌虛子入見。」凌虛入內，見道祖於行宮，參拜以還，侍立在側。道祖詢曰：「爾來何事？」凌虛遂將三緘困於土煉石黃旗，以及靈宅子累阻闖道，一一詳言。道祖曰：「掀天鐵鏟固可掀起土煉黃旗，至收萬鬼陰魂，非晶陽鏡不可。」凌虛曰：「祈道君施格外仁慈，一並賞賜，以俾萬鬼陣內救出三緘。令彼仙果早成，好復闖道之旨。」道祖點首，當取二寶付與凌虛。

凌虛拜受出宮，駕動祥光，霎時即轉陣中，將鏟交與紫霞。

紫霞接過，方向黃旗一鏟，擡至半空。三緘立起身來，見一道長手持鐵鏟，知為彼救，叩首謝恩。紫霞曰：「爾可展開隱身旗，護著爾軀，緊隨吾後！」三緘如命。紫霞舉起寶鏟，四面掀動，萬鬼不能敵之，兼之凌虛真人照以晶陽寶鏡，萬鬼昏迷，偏偏倒倒，向東而去。剛至東面，被和風一拂，盡皆塵世投生。

惜乎食了靈宅靈符，概係左道旁門，繼續不絕。自此正軌多被其撓，殊難掃除，殆盡為古今一大恨事焉！這屬後話，姑置不論。

又說靈宅子見陣已破，自覺無顏以會諸真，乘風鼠竄而遁。

紫霞追之不及，忙忙歸到陰鎖亭，命三緘於萬竅瓶旁，呼及弟子之名。狐疑諸人始自剎門走出。待離門外，轉面一視，非門也，萬竅瓶口耳。諸子俱出。雲衣真人墜下雲頭，向三緘而言曰：「萬鬼陣已破，萬竅瓶無用，可還吾矣。」三緘將瓶捧獻，感其賜寶之德，重拜謝之。雲衣得了寶瓶，乘雲直入空際。紫霞於是謂三緘曰：「爾仍轉由北地，以滿外功。」三緘即辭紫霞諸真，向北而去。

紫霞於三緘去後，瞥見亭下有二道士臥於石上，細細審視，乃三緘弟子三服、樂道也。因呼之曰：「爾二道士係何人門第？」

來在萬鬼陣內胡為？」二人聞呼，但睜目視之。觀其情形，似口欲言而有不能之狀。紫霞曰：「爾不能語，吾安知爾受何寶器所傷？」三服手向地中，畫出「錯若符篆」四字。紫霞知為靈宅子靈符所迷，遂傾金丹以食，二人一時蘇轉。紫霞曰：「爾二人其殆師事三緘者乎？」對曰：「然。」紫霞曰：「如何獨臥於此？」三服曰：「自碧玉山與師分散，苦無教訓，弟子等四處尋訪，師蹤不見。偶遇靈宅，為彼言語迷弄，投之為師。

前排萬鬼陣時，命吾手執黃旗，立於正中，樂道手執紅旗，立於正南。弟子不知與何仙爭戰，及其入陣，乃吾師三緘也，心中甚喜得會師身，意欲見師。殊剛下臺，倒臥於此，不醒人事。

推其故，皆緣統率眾鬼佈陣之際，靈宅子命各符篆一道，如有反心者，靈符誅之。若非老道垂憐，以丹救吾，必斃於是矣！」紫霞曰：「爾師三緘為土黃旗所壓，幾乎殞命。非在道祖宮內祈賜掀天鐵鏟，難將此旗掀起。亦非道祖所賜晶陽寶鏡，不能收伏萬鬼焉。」三服曰：「吾師三緘，今在何處？」紫霞曰：「已去久矣。」二人聞之，大哭不止。紫霞暗喜此二弟子心尚戀師，不如使彼師徒早早相逢，以免他途是誤，乃向三服言曰：「爾二人速到鼠潛山，力助爾師，收回鼠精，以為贖見。」二人聞說，拜了幾拜，竟投鼠潛山下。

靈宅子自萬鬼陣失利，雲車催動，飛奔而逃。豈知凌虛、清虛緊跟所乘雲路，並力追趕。看看將近，凌虛手舉掀天鐵鏟，照著雲頭打去。靈宅左臂受了一鏟，雲頭墜下，暗思：「諸真寶器，半皆道祖宮中所取，吾烏能敵？」於是運動玄功，化成一股清風，直趨東北。靈虛等見靈宅子為掀天鐵鏟打下雲車，方思齊墜雲頭，擒此孽障，殊料狂風捲處，已不知逃向何方。

凌虛謂清虛曰：「靈宅子道法頗高，今日已失利若斯，下次諒不敢矣！吾等各回洞府，再探三緘消息可也。」言罷乘雲歸去。

靈宅子化作清風，送至白龜山前，坐於老松樹下，暗自傷曰：「吾欲誅戮三緘，累欠受辱。只想煉此萬鬼大陣，諸真不能勝，三緘必死吾手，孰意道祖賜寶，竟化萬鬼陣為烏有，大失其利，吾心恨甚！且再養銳氣，以復此仇。」靈宅之反覆多心，毋庸細說。

三服、樂道乃屬三緘親收門徒，因在碧玉分散，尋師念切，為靈宅子甜言蜜語誤墜計中。幸而三緘入萬鬼陣時，二人見是其師，尚有捨靈宅而歸三緘之念。但惜靈符內發，迷於陰鎖亭前，人事不知。紫霞知其本意，故指彼去路於鼠潛山，收伏鼠妖，為三緘贖見。二人得茲指點，風車乘上，直到山麓，借居村落，以候三緘。

三緘師徒自陰鎖亭破了萬鬼陣，紫霞命吾師徒不直，反轉向北方之極處而行。他日來至洪春鎮，見一占卜者高坐卦棚，買卜之人絡繹不絕。三緘立於其側，聞彼所說，皆以功名富貴炫人惑世。至到午刻，人漸稀少。三緘詢曰：「先生賣卜於茲，時有幾許？」卜人曰：「已六七春矣。」三緘曰：「先生賣卜之銀，又將何用？」卜人曰：「一則以活妻兒，一則以其所餘遺留子孫。」三緘曰：「既欲遺留子孫，爾卜誤矣！」卜人曰：「吾有何誤？」三緘曰：「爾今賣卜街頭，吾視市人皆以爾卜為準，欲得一卜，而行為隨之。爾胡僅以富貴功名動人，而不以求富貴功名之道語人耶？」卜人曰：「欲求富貴功名，其道安在？」三緘曰：「富貴功名，求之在乎陰德。凡為卜此而來者，爾指以陰德數行，囑彼力行，即是口德。如欲謀人妻女、騙人財帛以及詞訟於人者，爾為之卜，其吉不吉，卜須實言毋誑，又必旁徵遠引，確指其謀妻女、騙財帛、好訟顯報。則謀人妻女者，為爾一言所阻，騙人訟人者，皆為爾一言消之。不獨於是人免其喪身喪家之禍，亦可以解遭謀遭騙遭訟者之冤矣！」

爾於此如是，於彼如是，自然化導甚廣，口德便大。獨怪世有一等卜人，反為人卜謀妻女、卜騙財帛、卜人詞訟，而輒言其吉者，是為市人主謀也。曾亦思殺人罪孝主謀罪大之理乎？」卜人聞之，啞然良久，乃向三緘叩首，拜謝指示。從此賣卜皆以化導世人為己任，後得大福，不必詳言。

三緘在洪春鎮中住了數日，於起行之前一夕，暗問市人曰：「是地北面，有何市鎮可以居止？」市人曰：「向北而行，必由鼠潛山過。歷山十餘里，有市曰『繡都』，或時寬闊，或時偏小，原不一定可以居之。」三緘曰：「是鎮如斯，乃天地間之第一怪市也。吾師徒身歷程途萬萬，未聞有此，且親往視，以長識見焉。」果於次早，師徒陸續前進。

剛到夕陽欲墜，已至鼠潛山前。是山雖高，而寬平廣大，峻崖雖少，而怪石嵯峨。三緘師徒繞山而過，正值鼠精在洞，思及仙果難登，空費修持，意欲覓一仙骨男兒，盜彼元陽，助己大道，以省虛延歲月，煉無已時。駕動妖風，登山一覽，見得清氣數股，繞行空中。鼠精驚曰：「人世之子，多貪酒色財氣，一行道路，頭上黑氣凝結，愈結愈多。吾在是山修道有年，往來遊人盡含黑氣。聞有孝行者，不過白光一線，若有若無，初未見清氣盤旋，如此之大且多也！」遂隱身於風內，來至大道，俯首細視。見三緘頭上，不惟清氣透露，尚且直轟祥光。

思欲擒之，恐法不及，欲聽之去，又甚不捨。待三緘過後，視所從游者，盡屬清氣繞於頭上。鼠精於是布下手巾一幅，如雲如絮，一擁前來，竟將繡霧道人捆回洞中，強與成配。繡霧不許，鼠精時以鞭撲之。

三緘剛過山村，金光道人稟曰：「繡霧道人已為雲絮擄去矣！」三緘曰：「是山必有妖物！」遂命狐疑同金光前去捕之。

二人領命，登山四面搜尋，不知妖窟所在。無何，轉過怪山，見一小穴，其中黑霧沉沉。狐疑曰：「是必此精之穴也。」金光道人曰：「未必是怪能吐霧耶？」狐疑曰：「凡屬妖精，都能吐霧迷人耳。但彼深藏穴中，如何使之得出？」金光道人曰：「可砍一長稍竹兒，向洞內透之。」狐疑然其說。殊洞深邃，不能直透到底。二人胡捅一陣，影響毫無。狐疑曰：「不若將爾金光射入洞

內，妖如見得，必然出門焉。」金光諾。鼠精見光射入，知眾道士蹤跡至此，意欲再擒一人，以強成配。彼不樂者，此或樂之。於是提劍出洞，向金光道人劈面砍來。金光道人不防鼠精倏然而出，倒退數武。狐疑見怪出了洞口，即與大戰。一時風聲動震，走石飛沙，風木吹林，不知凡幾。三緘睹是光景，知狐疑、金光尋得此妖，已接戰矣。但不知勝負何若，又命弟子乘風而助陣焉。